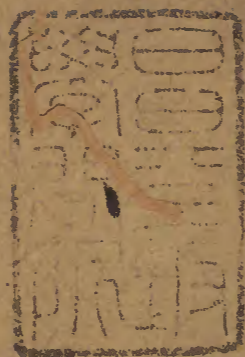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百廿七之八 宋



漢書門類			
五〇七三	函號	一四〇	冊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五〇七三	函號	一四〇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3	
冊數	140 (62)		
函號	283	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行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高

崇福宮<sup>上</sup>程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龜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宋紀九 昭陽大荒  
落一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下

元嘉三十年春正月戊寅以南譙王義宣為司徒揚

州刺史 用義宣刺揚州  
至是始出命 蕭道成等帥氏羌攻魏武

都魏高平鎮將苟莫于將突騎二千救之神讀曰率

騎寄翻道成等引還南鄭南鄭宋梁南秦二州刺史治

成有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帝

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朝直

戊子詔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軍于

五洲水經注江東逕江夏縣故城南縣故弦國

也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嚴道育之

亡命也道育亡命事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使疏道

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

上民張昨家昨疑濬入朝復載還東宮復扶欲與俱

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受拜荊州是日有告

道育在張昨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

北還都濬為征北將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

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惆悵乃命京口送

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言待二婢至檢覆覆

治直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事見上卷上

同職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

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

盡謂欲先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

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累力瑞翻判決也欲決

意為商臣之事也濬辭

氣凶悖如此，潘妃承帝寵，又如此，而不以濬言白，上何也？婦人之仁，知愛子而欲掩覆之，不知其變愈激也。

也。巴未魏京兆王杜元寶坐謀反誅，建寧王崇及其子濟南王麗皆為元寶所引，賜死。

史言魏難未已，濟于禮翻。

帝欲廢太子，欲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

典經常之籍也，故舊也。

也。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

送典故與二人也。

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

駿自彭城還復

出刺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

史言江徐各私其私，以亂國殺身。

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按漢相召平所引道家之言，斷丁亂翻，下同。

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

論語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不爾便應坦懷如初。

謂坦懷待之，如父子天性之初也。

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于載。

易以豉翻，難乃且翻，載祖亥翻，言禍難生於思慮之外，將取笑於後世也。

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愆，懃三思且彭城始云。」

彭城王義康死，見上卷二十八年三息暫翻，又音如字。

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

復扶又翻。

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

坐祖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九 文帝

於湛故自錄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

稱爲弟建平王宏之齒未也於非次兄弟長幼之序爲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

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久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

行慮有竊聽者屏必郢翻帝自以帝以其謀告潘淑

妃淑妃以告濬左氏傳有言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宋文帝處此事其識器又在吳孫亮之

下濬馳報劾劾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

之等謀爲逆齋帥主齋內仗衛又掌湯沐初帝以宗

室彊盛慮有內難慮諸弟爲難也難乃旦翻特加東宮兵使與羽

林相若事見一百二十年至有實甲萬人考異曰宋元凶劬傳云

二十八年彗星入太微掃帝座二十九年十一月霖

雨連雪太陽罕耀三十年正月風且雷上憂有竊

發輒加劬兵衆東宮實甲萬人按二十九年劬濬巫

蠱事已發豈有因十二月及明年正月災異而更加

劬兵今劬性黠而剛猛黠下入翻帝深倚之及將作

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啟聞王僧綽

啟聞此事劬之逆狀彰灼無可疑者而帝猶豫不斷殆天奪之鑿也將即亮翻會嚴道育婢

將至癸亥夜考異曰劬傳云二十一日夜按長曆是月甲辰朔宋器云癸亥夜乃二十日

也今劬詐爲帝詔云曾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

入帥讀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

皆被甲畜許六翻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

所誅江翻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蕭斌前嘗

庶子而此時則爲右軍長史也左衛率表淑中舍人殷仲素左

通鑑卷之三十三 宋紀 文帝

積弩將軍王正見晉武帝泰始四年罷振威劬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宋齊之制東

宮亦置左右積弩將軍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

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省所明且當行大事左傳楚景觀

商臣曰能行大事乎對曰能遂望相與戮力因起徧

拜之衆驚愕莫敢對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

善思猶今人言好思量也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

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勿嘗患風或

是疾動耳言病風喪心或致有是言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

眄眼見翻音偏合而斜視也不讀曰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

恐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旋還反也疾也

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

罷乎淑還省還左衛率省也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更工甲子

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朱衣太子人朝之服

晉志曰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則望綵油幢朱絲絡其上形制

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太子法駕亦謂之鸞路非法駕則乘畫輪車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

與蕭斌共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從才用翻呼表淑

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奉化門東宮西門催之相續

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上時劭命左右

殺之守門開門開曰守從萬春門入萬春門臺舊制

東宮隊從不得入城言不得入臺城也劭以偽詔示門衛曰

何不上圍

表叔死節

受勅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

雲龍門及齋閣拔刀徑上合殿李延壽曰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

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製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

帝是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

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

落遂弑之年四十七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

趣七劭進至合殿中閣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

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

欲共見廢何不早啟嘏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

上省侍中省有上省下省上省在禁中湛時為侍中入南上省聞誼譴聲歎曰不

顧嘏死難

小天與死戰死節

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

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南史小天與傳作徐罕將即亮

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小天與宋宿衛之官有細鎧主細鎧將

細仗主等不暇被甲被皮義翻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

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

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射而亦劭幾居

浦與天與俱戰死斷丁管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

啟求受處分怖普布翻處昌劭使人從東閣入東閣

也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劭尊帝廟號中宗孝武帝

張泓之朱道欽東藩

門也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

朱法瑜

即位改廟號曰太祖。急召始興王濬，使帥眾屯中堂。濬時在西州。濬自京口入朝，楚居西州，帥讀曰率。府舍人朱灋瑜府舍人者，濬府以來，諸王府舍人十人。奔告濬曰：「臺內喧譟，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柰何？」灋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濟不讀曰否。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難，乃且翻。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特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從才用翻，史言濬錄之，眾足以討除逆亂。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屏必是翻。即戎

王慶

服乘馬而去。朱灋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石頭倉城有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復扶又翻。既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梟食母破鏡食父，若濬者兼梟鏡之心以為心。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內謂臺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以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劭號戶刀翻，恠鳥貫翻，明女六翻。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宋紀九 文帝 七



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永福省、太子所居也、在禁中、不敢臨喪

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書僕

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

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鎮京口、義綦、義慶之弟

也、義慶、長沙王道隣第二子、嗣臨川王道規國、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

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

凝之、燾之孫也、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王正見為左

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

曾秀在建康、劾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事見上卷

我已為卿除之矣、為下、偽翻、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

掌軍隊、騎、奇、騎、翻、校、戶、教、翻、軍、劾不知王僧綽之謀

以僧綽為吏部尚書、王僧綽于此時不受勅官、繼司

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

巴水來咨受軍略、水經、巴水出瀘江、雋婁縣之巴山、

巴河在蘄州界、源出板石山、去年帝使沈慶之討蠻、

是年使武陵王駿統討蠻諸軍、故慶之來、請駿咨受

軍略、軍略、謂用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武陵王鎮彭

兵之策、略也、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殺逆、殺、讀、駿使元嗣

以告僚佐、宣、勅、弒、逆、之、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

人、言其怯弱、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易、以、東宮同惡、不

過三十人、謂張超之、此外屈逼、謂曾秀、龐必不為用

僧綽不終  
不能死去  
之可也

董元嗣

通鑑卷二百二十七

通鑑卷之三十一  
今輔順討逆順謂武陵王不憂不濟也沈慶之以此言作諸人義

勇之氣王午魏主尊保太后為皇太后尊保太后見上卷上年以

乳母為母非禮也追贈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史言魏主寵秩私昵

過之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為會州以會稽各州也省揚

州立司隸校尉浙東五郡本屬揚州分為會州又改楊州為司隸校尉以統京畿欲做魏

晉制以其妃父殷冲為司隸校尉冲融之曾孫也

殷融見九十四卷晉成帝咸和三年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荊州刺史

南譙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驃匹妙

計邈雍州刺史臧質為丹陽尹維於會稽太守隨王誕

為會州刺史欲就會稽川誕劭料檢文帝巾箱料音

箱所以藏要密文書便於尋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

并前代故事即所上廢太子諸王典故疏所去翻甲申收僧綽殺之僧

綽弟僧虔為司徒左西屬左西屬左西曹屬也舊制有屬宋於西

曹又分左右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

九泉猶羽化也羽化猶言登仙神劭因誣北第諸王

侯云與僧綽謀反諸王侯列第於臺城北故殺長沙

悼王瑾瑾弟臨川哀王燁臨川王義慶本長沙王道

燁又以長沙王瑾弟嗣義慶瑾弟各翻桂陽孝侯凱新渝懷侯珍凱音

渝當作新喻考異曰劭傳皆劭所惡也惡鳥瑾義

作球今從長沙王道憐傳

通鑑卷之三十一

欣之子義欣長沙王燁義慶之子觀珍義慶之弟子

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

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

母訣武陵王母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

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

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竣七

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天府謂建康若首尾

不相應首謂武陵已倡義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

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

得參預男女始生為黃頭小兒言其如嬰兒未有知識也何得不敗宜斬以

狗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

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

宋帝紀曰三月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

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

麾事畢忽失所在余謂沈慶之甚練軍事西征北伐

久在兵間安有不悉舊儀之理或者舉義之時託武

帝神靈以昭神人之助順故諸方赴義之心竣延之

也通鑑不語怪故不書處昌昌翻分扶問翻庚寅武

陵王戒嚴誓眾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

景隨郡太守宗慤為諮議參軍領中兵江夏內史朱

修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為諮議參軍領錄

事兼總內外柳元景宗慤以諮議參軍領中兵參軍

以前驅之任命二人也顏竣本記室參

軍

事

兼

軍、陞諮議領錄事參軍、以總錄軍府之責、夏戶雅翻 諮議參軍

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

也、劉道產鎮襄陽有政績見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

不受勅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

詣江陵見義宣、司雍皆受督于且遣使勸進於王、使

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云、考

異曰、宋畧、庚申、武陵王成、嚴辛亥、臧敷逃、按長曆是

月甲戌朔、無庚申、辛亥、又宋略上有甲辰、下有癸巳、

此必庚寅、辛亥、卯字誤也、勅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

戚勲臣、臧質高祖敬皇后之姪、故方翼贊京輦、謂用

楊尹而子弟波逆、良可怪歎、近非可遣宣譬令還、咸

復本位、勅尋錄得敦、毛晃曰、錄使大將軍義恭行訓

杖三十、以外戚子弟行杖、以厚給賜之、癸巳、勅葬

太祖于長寧陵、據齊書、豫章王嶷、陵長寧、陵、謚曰

景皇帝、廟號中宗、史不用勅、所上謚號、而用孝武帝

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

移檄四方、考異曰、宋略、移檄亦在庚申、日、按謝莊

子日使共討、劾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

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勅以充

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

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

濟南郡東平陵縣有平陸城余謂平城當作彭城遷從宜翻又如字建武將軍垣護之

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帥讀曰率下同南譙王義宣板張永

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將即亮翻

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思話繫張永於獄事見上卷上年自

為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張暢永之羣從也故義宣使之

為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受會州刺史之命參軍

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說輸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

以江東驍銳之眾此江東謂浙江之東也驍堅堯胤唱大義於天下

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兇逆受其偽寵乎琛

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疆弱亦異琛意謂雖以順

討逆然建康疆而當須四方有義舉者須待然後應

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

自安讐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冤酷義不

共戴天禮記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

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此蓋馮衍責田邑之

言荆齊之賤士謂申包胥赴秦求救以存荆王孫賈殺淖齒以存齊也况殿下義兼臣

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說輸

正田子之兄子也沈田子從武帝入關有功後以殺王鎮惡受誅劭自謂素

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

若有寇難語牛倨翻朝直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

通鑑卷之三十一

世中急著

沈正

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宿衛

分上下番更休迭代今悉召下番將吏以自備更不分番遷淮南居民於非岸秦淮南岸當新亭石頭來路非岸即臺城盡聚諸王及大

臣於城內防其出奔也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

恭諸子處侍中下省處昌呂翮據南史侍中下省在神虎門外夏四月癸

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淦口

宣既進位司空以徐遺寶為中兵參軍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

中軍以從從才川翮劭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

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

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

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

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

家口三鎮謂雍荆江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

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

累切劭以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

不為已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

事委之二人皆驍勇善戰故厚撫之委以軍事冀得其力以蕭斌為謀王殷

冲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夾戰不爾則保據

梁山上時掌翻今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天門山亦曰蛾眉山兩山夾大江對峙東曰博望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天已

文帝

三

顏延之羞死

盛德之語

山西曰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

戰江水東流至武昌以下漸漸向北流蓋南紀諸山所迫皮陸之勢漸使之然也至于江寧江流愈北

建康常下流都會望尋陽武昌皆直南望歷陽壽陽

亦謂建康為江東建康謂采石為南州京口為北府

皆地勢然也江夏王義恭在廷康以義師為南軍即

此義舫乃進策曰賊駿小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

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

為患東軍謂會稽隨王誕之兵也若分力兩起則兵散勢離不如

養銳待期坐而觀豐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

灑豐許斬翻斷丁管翻朝直逆翻先朝舊法謂晉明帝拒王含及武帝拒盧循時用兵之法不憂

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

如此大事豈復可量時武陵王駿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故稱之武陵王時年二十

四少詩照翻復扶又翻量音良三方同惡勢據上流三方謂荆雍江沈慶之

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沈慶之常與蕭斌同在碭礮柳元景

討蠻出關陝皆有功宗慤有平林邑之功又有討蠻之功故斌皆憚之形勢如此實非

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

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純逆事起蕭斌以宮僚之舊逼

於兇威遂為同惡其心慙負天地無所自容唯欲幸

一戰之勝相與苟活今劭不肯逆戰斌知必敗故歸

息亮翻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

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

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行下孟翻

勞力親督都水治船艦都水漢官處處有之前漢屬水衡都尉後漢屬少府其後

分屬郡國晉屬大司農治直之翻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南內船舫悉

驅民家度水秦淮水之非也立子倅之為皇太子以始興

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陽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褚裕

之見一百十卷晉安帝義熙六年濬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

條事加南平王鏐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兗州刺史建

平王宏為江州刺史欲以代武陵王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

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幼委龐秀之以掌軍隊秀之先奔南軍故人情

大震先息薦翻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檀和之為雍州

刺史欲以代臧質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鵲頭在宣城城郡界左

傳楚以諸侯伐吳吳敗之于鵲岸唐志宣州南陵縣有鵲頭鎮兵蓋其地在鵲州之頭宣城太

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豐

逆滔天說輸芮翻豐許觀翻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

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謂凡有人心者皆若響之應聲此

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帥讀日率詳擇水陸

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候道

邊上警急之道也今訟路列置烽臺者即候道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爲

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弘歷事武文位任隆重王初發尋陽沈慶

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

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

客宜書名

通鑑卷之三十一

古



也王氏江南冠族僧達又名公之子也沈柳元景以

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

江寧縣臨江渚晉咸和之後以江外無事於南浦置

江寧縣宋白曰江寧縣本秣陵之地晉置江寧縣在

今縣南七十里故城存焉隋開皇十年移于治城按

宋白所謂今縣乃天祐十四年楊氏所置縣也艦戶

時掌翻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秦淮之移書

朝士為陳順逆朝直遙翻為于偽翻觀柳元景劭加

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

惟怯回惑不知所從冠古玩翻府司馬丘珍孫殺之

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南洲屬姑

翻下同屬已未軍于溧州溧音王自發尋陽有疾不

類

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在室在舟凡寢卧之所

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

言病甚不能決事凡內外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

應接遐邇間古昏曉臨哭若出一人臨力如是累旬

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按是月丁未王發

十三日耳丙寅至江寧方二十日癸亥柳元景潛至

新亭依山為壘考異曰宋畧云王戌元景次新林

元景傳元景至新亭經日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

劭乃水陸出軍今從之

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

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

待敵之可勝柳元景以之

詹叔兒覘知之將勅勅出戰勅不許甲子勅使蕭

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曾秀王羅漢劉簡之精

兵合萬人史言唯曾秀王羅漢劉簡之所部之兵精耳攻新亭壘勅自登

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

易竭宿令者先未戰之日而令但銜枚疾戰一聽吾

鼓聲勅將士懷勅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

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鬪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宣

號令勅兵勢垂克曾秀擊退鼓勅眾遠止師之耳目

鼓疾所以進眾鼓徐所以退在干旗鼓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

之勅眾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勅更帥餘眾自來攻壘

帥讀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

馬澗澗為之溢死者寒澗故澗水溢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勅手斬退者不

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被皮義翻勅僅以身免走

還宮曾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

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夏戶雅翻勅殺義恭

十二子勅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

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王蔣侯蔣子文也廟食鍾山吳孫氏以其祖

諱鍾改曰蔣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據齊書崔祖思

峻驃音啟以濬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

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宋紀七 文帝

徐爰

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

陵王因出追義恭遂得歸順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

章爰素所諳練諳鳥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

已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

謂從軍自尋陽至新改謚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

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

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

誕不在原例此劭所下赦庚子以南譙王義宣為中

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為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江州刺史騎奇計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

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

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部

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為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

州兵二萬至新亭雍於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

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將即亮翻先是世祖

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孝武

號世祖時初即位而遽以廟號誕遣參軍劉季之將

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西陵今

蕭山縣西與鎮是也其地西臨浙江吳越王劭遣殿

錢鏐以陵非古語改曰西興將音即亮翻

劉遵考

侯獻之

顧彬之

劉季之

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今常州武進縣有奔牛鎮及奔牛堰故老相傳云古有金牛奔此因以名之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

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塙以絕東軍破崗在晉陵郡延陵縣西北亦有塙塙音代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

募勇士攻大航克之大航即朱雀航航戶剛翻考異曰元內傳云其月三日按宋

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

以次奔散渚謂秦淮渚也時劭兵緣渚者備守以禦義師即秦淮北岸也幢隊王副所領兵

器仗鼓蓋充塞路衢塞悉則翻是夜劭閉守六門

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華門西華門萬春門太陽門承明門也於門內鑿塹立柵城

中沸亂斬七丹楊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

降戶江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使

皆解甲白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于軍門濬勸劭

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

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出諸門入會

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

為軍士所殺剗腸割心諸將齧其肉生噉之噉徒覽翻又徒

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七王建平王宏及東海王暕義陽王昶武昌王渾湘

宋王彧建安王休仁餘一人當是休祐但未封劭穿

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

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

臧質不終

覆載夫人何為見哭覆載又翻滅質武敬皇后之姪故劭呼為夫人又謂質

曰劭可啟得遠徙不不讀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航南謂大

航之南自當有處分處昌昌翻分扶問翻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

時不見傳國璽璽氏翻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

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

王鑠南走帥讀日率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

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

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

曰可請行闕請罪天子出行幸所居之所謂之行宮

豹尾之內同之禁中旌門之外謂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不不讀曰否史言義

恭又曰此未可量量音良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

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梟豎暴尸於市劭妃殷

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媵以汗渚劭所居

齋古者臣弑君子弑父殺無赦壞其室汗其宮而渚

馬鄭玄曰渚都也南方人謂都為渚釋停水曰渚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

無罪人格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

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即與褚妃離絕

故免於誅史言褚妃得免死之由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

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

皆伏誅璞累為濬參佐守于湖不迎義師故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

可惜王沈

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后

淑媛魏文帝所制晉武帝承漢魏之制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儀修容婕妤好容華充華為九嬪位視九卿

媛子眷翻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父偃

導之玄孫也王導東晉元臣子孫為江左衣冠甲族戊子以柳元景為

雍州刺史雍州用翻辛卯追贈袁淑為太尉謚忠憲公徐

湛之為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謚忠

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謚簡侯旌其死難也壬辰

以太尉義恭為楊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

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

長史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

散自洗黃閣舊制三公聽事置黃閣五代志曰殷冲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內屏殷冲

等既誅人為之寒心為于偽翻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

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所謂全脫者活三鎮士民家八朝直遣翻故

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位遇

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

謚壯侯旌死節也與袁淑等四家長給稟祿卜天與袁淑徐湛之江湛

四家稟筆錦翻賜穀也供給也又力錦翻廩食也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旌其戰死

也戊戌以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

射蕭思話為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還自謁陵

也初帝之討西陽蠻也屯五州時臧質使柳元景將兵

旌死戰

旌死節

旌死難

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景帥

所領西還帥讀日素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

語牛倨翻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臧質以冠軍將軍鎮

襄陽冠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

雍州雍於用翻質慮其為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瓜牙

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

石頭戍事以巴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

庚戌以衛軍司馬徐遺寶為兖州刺史為魯爽徐遺寶與臧質同

反張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為公侯竣

倫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為南郡王隨王誕為竟陵

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王 閏月壬申以

領軍將軍沈慶之為南兖州刺史鎮盱眙盱眙音怡 癸

酉以柳元景為領軍將軍 乙亥魏太皇太后赫連

氏歿 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

義宣為荆湘二州刺史沈約曰晉懷帝分荊州立湘州成帝咸和三年省安帝義

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省十七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孝武帝

孝建元年又立今按是年四月元凶劭以營道侯義恭為湘州刺史蓋以義宣以荊州舉義欲分其軍府

耳帝既即位遂以義宣為荆湘二州刺史愷為宜陽縣

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將即亮翻以竟陵王誕為楊州刺

史 秋七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甲寅詔求直言辛酉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九

詔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宋

細作署令大明四年改為左右衛府令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

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歷下謂

開謂彭城湖陸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當時議者蓋以魏

衰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兵甲饋餉之費虛內以

胡運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

互出入騎奇計翻更工術翻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

然復絕虜騎至則江南之人不敢至彭泗水陸漕輸絕矣復扶又翻於賊不勞而

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而待也躡巨今

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

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言不濟事也得下又三年

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

也短喪自漢景帝始詳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凡灋有變於古而刻於情

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今

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言帝既能討元凶劬之

短喪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

百兩炫胡練翻炫金今之銷金是也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

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

衣也著陟畧翻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

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九 三



此等語切中當時之病凡欲言時政凡厥庶民制度

日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

一物小民明已瞬眴明謂來旦也瞬與瞬同匹詰韻宮中朝製一衣

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嗚呼我宋之將

此吾是以悲二宋之一又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稱

官置稱人證翻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強仕此強仕謂強之使仕也強其兩

翻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

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此言亦

藩王出鎮之弊又俗好以毀沈人不察其所以致毀好呼到

林翻沈言沒以譽進人不察其所以致譽譽音余毀

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

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論語子貢問孔子曰鄉人

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

之其不善者惡之周朗之言正得此意蓋晉宋以來

諸州中正品定人物高下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

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

故也朗指帝求言非實書奏忤旨自解去職朗嶠之弟也

為丘珍孫所殺事見上忤五故翻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

皆禁絕此實允愜民聽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

廢灋申恩便為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也爽差臣愚

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

謝莊

詔不不讀莊弘微之子也謝弘微進用上多變易太

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元嘉

守宰以六替為斷。然自時厥後率以三周為滿。而又有數更數易。不及三周者。乙丑魏濮

陽王問若文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皆坐謀叛仁賜

死於長安若文伏誅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

輕上又為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鑠為始興王濬所

義恭乃降非本心也降戶江翻上潛使人毒之已已鑠卒贈司徒以

商臣之謚謚之楚世子商臣弒君父而自公卒後謚曰穆南海太守蕭

簡據廣州反簡斌之弟也蕭斌以逆黨誅其弟懼連坐而反詔新南

海太守南昌鄧琬考異曰蕭簡傳作劉玩今從本紀始興太守沈瀆

沈法系

系討之瀆系慶之之從弟也從才簡誑其眾曰臺軍

是賊劭所遣眾信之為之固守誑居况翻琬先至止

為一攻道瀆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

拔琬不從瀆系曰更相申五十日申容也又緩日盡

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破之九月丁卯斬

簡廣州平瀆系封府庫付琬而還史言沈氏兄弟皆能宣力于一時還

從宣翻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為司州

刺史為魯秀從臧質等稱兵張本辛酉魏主如信都中山十

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

等各減舊負之半懲元凶劭之禍也晉制東宮中庶子四人中舍人四人庶子四人舍

文帝

八十六人、洗馬八人、更、工、衡、輿

甲午、魏主還平城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宋紀十 起闕逢敦牂盡著 雍闥茂凡五年

世祖孝武皇帝上 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上祀南郊改元大赦 上既平元

兇之亂依故事即位踰年而後改元孝建者蓋欲以孝建平禍亂安宗廟之功 甲辰以尚

書令何尚之為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

顏竣為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竣七倫翻驍堅

戊更鑄孝建四銖錢衡工衡翻乙丑魏以待中伊馘為

司空馘蒲撥翻丙子立皇子子業為太子見劭而哭初江州刺

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

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易以馘欲

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內兄臧質武敬皇

於義宣故質初起兵與魯爽同詰即稱名

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申宜然謂國家多事

也奉也時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去年五月

朔質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夏戶雅翻曰天下屯危禮異常

日屯陟倫翻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

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必上之從已義宣在荊州十年

文帝元嘉二十一年義宣鎮荊州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

一不遵承史歷言義宣質驕橫之由下遐稼翻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

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舫南妄翻乘繩證翻帝方自攬威權而

質以少主遇之少詩沼翻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溢口

鉤圻米溢口米荆湘郢三州之運所積也鉤圻米南

城下又歷鉤圻音畿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謂檢按米斛而詰問擅

用之由也詰去吉翻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

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密信密吏也說輸芮翻下說誘同以為負不

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

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它人所先幾居希翻先悉薦薦翻

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徐遺寶刺兖州直建

康北魯爽刺南豫直建康西魯爽素奉義宣質帥九

江樓船為公前驅即日李已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

之眾徐進而臨之益都督荆雍梁交廣寧八州雖韓白更生不

能為建康計矣韓白起且少主失德聞于道路音

同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沈慶之與質同以武幹事文帝質為雍州柳元景其

部曲將也將誰官為少主盡力者為于偽翻夫不可

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溘音苦

合翻溘奄也朝露言其易晞溘先朝露言不得展其

旅力毛萇曰旅眾也考為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

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

貴之望蔡超等以江州將佐從帝起義以得富貴故懷非望欲倚質威名以成

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採之婦義宣

謂質無復異同復扶又翻遂許之超民夔之子也景平元

夔守東陽有功臧敦時為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

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誘音義宣意遂定豫州刺

史魯爽有勇力義宣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

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

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考異曰宋本紀二月庚午爽藏質南郡

王義宣徐遺寶舉兵反義宣傳云其年正月便反宋

畧云二月義宣等反按爽之反帝猶遣質收魯弘則

非同日反明矣又按長曆是月戊辰朔然則庚午三

日也義宣傳起兵在二月二十六日但不知爽反有

正月與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眾戴黃標

戴黃以為標識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

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皆殺之

處昌徐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

狽舉兵魯瑜弟弘為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執臺

使舉兵使疏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為左右所讒疾欲

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

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晉宋之制藩

者謂之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

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先是臧質進號

陽朱修之進號平西將軍鎮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

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

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謀之將萬人就弘謀

壬翻將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謀之後繼秀至江

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

敗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



乘輿法物迎之乘繩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

此座與人乃止竟陵王誕時巳卯以領軍將軍柳

元景為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為豫州

刺史魯爽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

進據梁山洲時梁山江中有洲於兩岬築偃月壘水

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

甲午魏主詣道壇受圖籙寇謙之之丙申以安

北司馬夏侯祖歡為兖州刺史代徐三月巳亥內外

戒嚴考異曰宋略宋本紀皆作癸亥下有辛丑按也當作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為江州刺史欲以

質柳元景為雍州刺史欲以代朱修癸卯以太子左

衛率龐秀之為徐州刺史蕭思話義宣移檄州郡加

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偽許之而遣使

陳誠於帝遣使疏吏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

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將即亮翻戊申義

宣帥眾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帥讀曰率舳音以子

惛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惛土檄

朱修之使發兵萬人繼進修之不從義宣知修之貳

於巳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

謨聞秀不來魯秀善戰故喜曰滅質易與耳易以冀

韋崧

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

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

彭城不克蕭思話已離彭城胤與夏侯祖歡垣護之

共擊遺寶於湖陸宋兗州治湖陸遺寶奔衆焚城奔魯爽義

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

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

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荆古質至梁山夾陳兩

岸與官軍相拒陳讀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

為湘州刺史甲申以朱修之為荊州刺史義宣為荆

史而反故二州皆命代以朱修之效順使制其後故命以荊州上遣左軍將軍薛安

沈靈賜

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驤思與魯爽前鋒

楊胡興等戰斬之考異曰安都傳作爽不能進留

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小峴在合肥之東大峴又上

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復扶爽食

少引兵稍退自畱斷後少詩沼翻斷音短斷慶之使

薛安都帥輕騎追之帥讀曰率丙戌及爽於小峴爽

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

呼火故翻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奔散瑜

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爽為南豫州徐遺

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世亂莫由焉魯爽

以亂世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平日謂安平無事之日其取敗

也宜哉考異曰此語本出沈約宋書吳喜黃回傳贊而延壽取之以爽施用失所故細其名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

荷任一方而豐生所統去年慶之鎮明貽今使之專征蓋兼督兗豫荷下可翻豐

許觀近聊帥輕師指往翦撲輕師言非重軍鋒裁及兵撲普下翻

賊爽授首公情契異言義宣與爽相結常情契異于常人或欲相見

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魯爽父軌軌父驍宗之三世將家驍

猛善戰號萬人敵驍堅義宣與質聞其歿皆駭懼柳

元景軍于采石王玄謨以滅質眾盛遣使來求益兵

漢史謂駢三十里形客尚不敗

使吏翻上使元景進屯姑孰考異曰坦護之傳作南州蓋南州即姑孰也愚按

宋白續通典曰桓玄居南州以在國南故曰南州載之宣州之下晉書云桓玄於南州起齋號曰盤龍齋

劉毅小字盤龍玄既敗毅以豫州刺史出鎮姑孰正若是時也晉書正指姑孰為南州宋白誤矣

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

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假兵

推誠事並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桓玄殺殷仲堪見一百一十一卷三年桓玄字靈寶王恭字

孝伯滅質少無美行第所具悉質少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少詩沼翻行下孟

今藉西楚之疆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果勝也克也決也

恐非復池中物也復以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

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一 武帝 七

柳元景屯南州為梁山後鎮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

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沈慶之

等在江西柳元景辛亥謨等與義宣相持若質計得行建康始矣義宣將從之

劉謨之密言于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

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

元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南風急質遣

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因西南風急而攻西壘東壘之兵難以逆風赴救元而隴翻從

才用翻將即亮翻子反方度東岨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偏

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帥讀求救於玄謨玄謨不

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

隄勳之垣  
詢之死戰

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比必麻

考異曰義宣傳曰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宋略曰巳亥質遣尹周之攻梁山

朔三日巳亥八日甲辰十八日甲寅宋略於巳亥上有甲辰下有甲寅然則次非十九日與巳亥或者

巳酉與辛亥也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犇還東岨

質又遣其將龐濩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

謨龐皮江翻邊七喻翻時玄謨使其將鄭琨武念游

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此以上皆梁山交戰事朱修

之斷馬鞍山道水經注檀溪水出襄陽西柳子山下東為鴨湖在馬鞍山東北按馬鞍山今謂之望楚山管劉弘所改

名也高處有三磴斷據險自守魯秀攻之

不克屢為修之所敗敗翻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

道監卷之三十一

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

迫也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朱修之此戰近之曉堅堯翻將即亮翻王玄謨使

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

賊軍數倍疆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

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執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

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

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造士到翻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

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

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羸倫為翻梁山望之如數

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自請攻東城

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樂音洛說輸丙

翻復扶又翻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

劉謀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垣兵西岨義宣自鶴

頭至梁山西岸質與劉謀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

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陳讀曰陳

斬謀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

護之燒江中舟艦烟焰覆水艦戶照翻覆敷又翻下覆頭同延及西

岨營壘殆盡諸軍乘執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

奔走閉戶而泣舸古我翻逆北孟翻戶艦戶也荊州人隨之者猶百

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

走其衆皆降散降戶已未解嚴 癸亥以吳興太守

劉延孫爲尚書右僕射守手 六月丙寅魏主如陰

山 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

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

曰妓渠綺翻嬖卑義翻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

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

晉志吳主權以東鄂置武昌郡今壽昌軍是也 質

往投之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

南湖南湖今在壽昌軍武昌縣東八里掇蓮實噉之掇廣括翻噉徒

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沈持戊辰軍主

魯方平

胡庇之

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射而亦翻兵外亂至腸胃縈

水艸斬首送建康子孫皆弃市并誅其黨樂安太守

任蒼之任音千蒼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

儒仲儒驥之兄子也杜驥元嘉功臣柳元景等封賞

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巴陵之軍

兵也或曰湘州刺史劉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

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僦即就緣

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

衆迎之時荆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誠義宣

使撫慰將佐翟長伯翻以臧質違指授之宐用致失

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治直昔漢高百敗終成大

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掩

而笑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

惛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湘在呂翻復扶左右腹

心稍稍離叛魯秀北走考異曰宋略云秀自襄陽

從宋義宣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悒息子及所

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略翻城內擾亂白刃交橫

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

歸而城守守手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弃之夜復還

南郡空廨南郡太守廨舍蓋在旦日超民收送刺劔

自漢以來公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

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

分別始是苦被皮義翻號戶高翻語牛俗魯秀眾散

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射而秀赴水死就取

其首詔右僕射劉孝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使疏

別彼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由是

荆湘江豫之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

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

居之將即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疆大故欲

分之惡鳥路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

稽五郡會稽東陽永嘉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

州治江夏分荆州之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湘州巴

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晉武帝置護南蠻校尉

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

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為津要自夏口入沔

襄陽又沂流而上至漢中故云通接雍梁雍於川翻由來舊鎮根基不易夏口

既重鎮有見城見賢浦大容為急故以浦大容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

請復合二州復扶上不許 戊子省錄尚書事上惡

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

之 上使王公八座與荆州刺史朱修之書晉志曰

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

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

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

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

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何尚之此言為竺超民

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為于偽翻端坐待縛今

道監

武

三

魏顯祖獻文帝

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庚子魏皇子弘生辛

丑大赦改元興光 丙辰大赦 八月甲戌魏趙王

深卒 乙亥魏主還平城 是年夏書魏主如陰山 冬十一月

戊戌魏主如中山遂如信都十二月丙子還幸靈丘

靈丘縣自漢以來屬代郡唐為蔚州 至溫泉宮庚辰還平城

二年春正月魏車騎大將軍樂平王拔有皐賜死 奇騎

寄 鎮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二月丙

寅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

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 上時掌翻 上不能

去得妙

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頃之上復欲用慶之

復扶又 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

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 尚之不能固志見一百二十六卷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尚之慙而止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為南兗

州刺史 夏五月戊戌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為尚書

右僕射 六月壬戌魏改元太安 甲子大赦 甲

申魏主還平城 史亦不書所如之地 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

祐為山陽王休茂為海陵王休業為鄱陽王 丙辰

魏主如河西 雍州刺史武昌王渾 朱修之已赴江

建康以渾刺雍州雍於用翻 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

通鑑卷之百一十五 武帝 三

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八月

庚申廢渾為庶人徙始安郡上遣貞外散騎侍郎東

海戴明寶詰責渾敬悉竄翻騎奇寄翻詰去古翻因逼令自殺時年

十七丁亥魏主還平城詔祀郊廟初設備樂從

前殿中曹郎荀萬秋之議也晉氏南渡艸創二郊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

二舞及破符堅得樂上始有金石之樂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此所謂備樂非能備雅樂魏

晉以來世俗之樂耳順帝昇明二年王僧虔所謂朝廷禮樂多違舊典蓋指此類上欲削

弱王侯冬十月己未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奏裁王

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

為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并帟蕃國官正冬不得徒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

及油戟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犗郭扇不

得雉尾槩吒不得孔雀白髦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

但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妓正冬著袿衣

不得莊面蔽花正冬會不得劍舞杯棹舞長驕伎趨

舒丸劍博山伎緣大幢仗五案仗自非正冬會奏舞

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緋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

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若既非在三罷

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止宐上下官敬而已諸鎮

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

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

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婚

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

非輶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

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錯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

聽事不得南向坐劍不得為鹿盧形晉灼曰古長劍

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

不復追敬長知兩翻復扶又翻詔可庚午魏以遼西王常英

武帝



為太宰 壬午以太傅義恭領揚州刺史竟陵王誕

為司空領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宏為尚書令 是歲

以故氏王楊保宗子元和為征虜將軍楊頭為輔國

將軍頭文德之從祖兄也元和雖楊氏正統從才用

宗氏王楊玄之子故朝廷以其年幼才弱未正位號

部落無定主頭先戍葭州母妻子弟並為魏所執文帝

元嘉二十年魏克仇池揚文德敗走頭母妻子弟而

頭為宋堅守無貳心為干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言於

用翻上請以頭為假節西秦州刺史用安輯其眾俟

數年之後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元和才用不稱長

兩翻稱便應歸頭頭能藩扞漢川使無虜患彼四千

戶荒州殆不足惜若葭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

從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範為順陽王休若為巴

陵王戊戌立皇子子尚為西陽王 壬子納右衛將

軍何瑀女為太子妃瑀澄之曾孫也甲寅大赦 乙

卯魏立貴人馮氏為皇后后遼西郡公朗之女也馮

降魏見一百二十二朗為秦雍二州刺史雍於坐事

誅后由是沒入宮為馮后專二月丁巳魏主立子

弘為皇太子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

魏 桂陽王休

後依故事賜歿 甲子以廣州刺史宗慤為豫州刺

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置典

籤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

近左右領典籤近其典籤之權稍重至是雖長王臨

藩長知素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

不得專其職任及慤為豫州臨安吳喜為典籤吳分

為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臨安屬吳興郡慤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

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為子正得一州

如斗大正一作止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

止復扶又翻丁零數千家匿井陘山中為盜陘音

魏選部尚書陸真初學記漢成帝置列曹尚書四人

吏部主選舉靈帝改吏部為選部後魏初有殿中樂

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尚書選部尚書蓋此時方置與州郡合兵討滅之 閏月戊午以尚書左僕射劉

遵考為丹陽尹 癸酉鄱陽哀王休業卒 太傅義

恭以南兖州刺史西陽王子尚有寵將避之乃辭揚

州秋七月解義恭揚州丙子以子尚為揚州刺史時

熒惑守南斗上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

之厭於葉翻又於琰翻揚州別駕從事沈懷文曰天

道示變空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懷

文懷遠之兄也 八月魏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擊

沈懷文

通鑑卷之百一十五 宋紀一 武帝

伊吾克其城大獲而還

李寶以伊吾敦煌降魏寶既入朝伊吾復叛故擊之尉紆

勿翻還從宜翻又如字

九月壬戌以丹陽尹劉遵考為尚書

右僕射

冬十月甲申魏主還平城

亦不書所如之地

丙

午太傅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十一月魏以尚書

西平王源賀為冀州刺史更賜爵隴西王

更工衡翻賀上

言今北虜遊寬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場音亦

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

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

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羣

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

少詩沼翻

增戍兵亦多卿

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武邑人石華告賀謀反武邑

縣前漢屬信都後漢屬安平晉武帝分立武邑郡至隋唐為武邑武彊衡水三縣地

有司以聞

帝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偽翻無此明矣命

精加訊驗華果引誣自引服誣告之罪帝誅之因謂左右曰

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十二

月濮陽太守姜龍駒新平太守楊自倫奔魏沈按

約志濮陽新平皆屬兖州而不載治所蓋僑郡也新平郡又明帝泰始七年立當考又按五代志鄆城縣

舊置濮陽郡濮博木翻上欲移青冀二州併鎮歷城議者多

不同青冀二州刺史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禮翻

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

通鑑卷之...

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其新翻近息

民患遠申主威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東陽冀州

治歷城今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

同用費無利言鑄一錢之費適當故民不盜鑄及上

即位又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錢外圓為

郭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翦鑿古錢錢轉薄小守

宰不能禁坐歿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朝廷

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

擾是歲始興郡公沈慶之建議以為宜聽民鑄錢郡

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樂音平其準式去其

錢法

以郡縣錢署監鑄則私而公

雜偽去羌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

萬稅三千嚴檢盜鑄檢束也丹陽尹顏竣駁之竣七

駁多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漢武帝元符五魏晉

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今云

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摠行而不從公鑄利已

既深情偽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

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

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為重憂藏

浪翻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贍昌無

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去羌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

此論迂濶可補錢法

武帝

為貴耳、議者又以為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

救交弊、官藏空虛、無錢以贍用、而天下銅少、又無以鑄錢、是交弊也、議者緣此欲改鑄小錢、以救

之、少、詩、賑國舒民、賑、富也、又、賑、救也、舒、緩也、寬也、賑、津、忍、翻、愚、以為、不然

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

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

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言不待一二年而弊甚也、復、扶、又、翻、民懲大錢

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

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

止、善、渠、翻、魏定州刺史高陽許宗之、求取不節、深澤

民馬超、謫毀宗之、深澤、縣、屬、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

定州、唐、以、博、陵、郡、為、定州、後、分、定州、置、祁州、深澤、縣、屬、焉、宗之、毆殺超、毆、烏、口、恐、

其家人告狀、上超、詆訕朝政、上、時、掌、翻、魏高宗曰、此必妄

也、魏、字、朕為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惡、烏、路、翻、必宗

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斬宗之於都南、金紫光祿

大夫顏延之、卒、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供、居、用、翻、延之

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笨、部、本、翻、

竹、裏、也、一、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鹵、簿、屏、必、郢、翻、常

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語、牛、倨、翻、今不幸見汝

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

竣尚不顧老臣此延之對劭語居處蕭然將救過乎

諷貪

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

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物忌盛滿顏竣

之禍其父知之矣竣丁父憂丁當也郭璞曰值也裁踰月起為右將軍

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上時上不許遣中書舍

人戴明寶抱竣登車載之郡舍之往也郡舍丹陽尹廨也賜以布

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唐尚衣奉御之職也就衣於既翻

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 壬戌魏主叟

於崞山崞山在雁門郡崞縣崞古博翻戊辰還平城 魏以漁陽王

尉眷為太尉錄尚書事尉紅勿翻 二月魏人寇兗州向

無鹽敗東平太守南陽劉胡無鹽縣自漢以來屬東平郡敗補邁翻 詔

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將騎兵東陽太守沈法系將

水軍向彭城以禦之率所律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並受徐州刺史

申坦節度比至比必利翻及也魏兵已去先是羣盜聚任城

荆榛中累世為患謂之任榛先悉薦翻任音壬任城縣前漢屬東平郡後漢

分為任城國後遂為郡宋申坦請回軍討之上許之

任榛聞之皆逃散時天旱人馬渴乏無功而還還從宣翻

又如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當誅羣臣為請莫能

得偽為于沈慶之抱坦哭於市曰汝無辜而歿我哭汝

於市行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上乃免之 三月庚申

軍法

直盜案三十一 武帝

魏主畋於松山已已還平城 魏主立其弟新成爲

陽平王 上自即吉之後三年之喪既除而即吉奢淫自恣多

所興造丹陽尹頴竣以藩朝舊臣上爲藩王時竣爲僚佐是藩朝舊臣

也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王曰藩朝宋武帝爲宋玉齊高帝爲齊王時曰霸朝朝直遙翻下同

數懇切諫爭數所角翻無所回避上浸不悅竣自謂

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

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夏六月丁亥詔

以竣爲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爲帝殺竣張本癸卯魏主

如陰山 雍州所統多僑郡縣雍於用翻下同刺史王玄謨

上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

斷斷丁翻秋七月辛未詔并雍州三郡十六縣爲一郡

郡縣流民不願屬籍屬土著之籍也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

景宗彊羣從多爲雍部二千石柳元景河東解人南徙僑居于雍部羣從

羣從兄弟乘聲皆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

衆惑馳使啓上具陳本末使跪上知其虛遣主書吳

喜撫慰之王書後漢尚書令史之職漢尚書曹有主書令史二十一人江左以來中書省有主

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

聊復爲笑伸卿眉頭耳復扶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

上以此戲之 八月己亥魏主還平城 甲辰徙司空

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南兗州刺史以太子詹事

嗚呼此顏氏家訓也

貪痴

虞變

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

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

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南史延孫傳

屬彭城郡而莒縣屬東莞郡詳而考之呂縣為是彭城呂二縣並屬彭城郡延孫與帝室同源同郡特異

耳從來不序昭穆昭讀如字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

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長知兩翻上閨門無禮不擇

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

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誕起兵討劭見上卷文帝元嘉三十年勸止上迎義

宣事見上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

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

更徙之廣陵南兖州時治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使鎮京口

以防之為帝討誕張本魏主將東巡冬十月詔太宰常英

起行宮於遼西黃山魏救地地形志遼西郡肥如縣有黃山十二月丁

亥更以順陽王休範為桂陽王休範孝建三年封順陽王更工衡翻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魏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釀者皆飲

酒致聞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

及州鎮魏自道武帝以來有候官今增其員伺相吏翻或微服雜亂於府寺

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治直翻百官賊

滿二丈者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乙卯魏主如廣

州

魏煩刑



甯溫泉宮遂巡平州魏平州之地止遼西北平二郡庚午至黃山宮

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戊寅南如信都改於廣

川廣川縣前漢屬廣川國後漢屬清河郡晉屬勃海郡魏收地形志屬長樂郡長樂即信都也五代志

曰北齊廢廣川入棗強劉昫曰隋於舊縣東八十里置新縣尋改為長河縣屬德州乙酉以

金紫光祿大夫褚湛之為尚書左僕射丙戌建平

宣簡王宏以疾解尚書令三月丁未卒丙辰魏高

宗還平城起太華殿鄴道元曰魏太和十六年破太華安昌諸殿造太極殿東西堂

及朝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帝大起宮室說

翻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

因農隙况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朝直西堂

温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

易曰馴致其道向秀曰馴從也程頤曰馴謂習習而漸至於盛馴似遵翻不可倉猝今計

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

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况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勝音

升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納之允好切諫朝廷事有

不便允輒求見帝常屏左右以待之好呼到翻屏必

欲其言無不盡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

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

有上事為激訐者帝省之上時掌翻訐居謂羣臣曰

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眾中諫之而於私

人臣不可無此心人主不可有此言

知其忠而不從官

室屏處諫者

屏蔽也屏處隱蔽之處屏必卸翻

豈非不欲其父之惡

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

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

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

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

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

徵允等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

元嘉八年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

十百人

部下吏謂中書之吏嘗事允在部下者

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

徙官

魏世祖神麤四年允徵拜中書博士領著作郎至是年二十五年耳

帝謂羣臣曰

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

言徒能待立而不能規諫

未嘗

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

伺相吏翻

祈官乞爵今皆

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小

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上云二十七年不徙

官意允拜中書令不在是年

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以

自給司徒陸麗言於帝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

子不立

立成也置也建也謂不能建置家業也

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見

朕用之乃言其貧乎即日至允第惟艸屋數間布被

緼袍

孔安國曰緼臬著也謂雜用臬麻以著袍禮記曰緼為袍鄭康成注曰緼舊絮也又亂麻緼於

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

子悅為襄陽太守

樂音洛守手又翻

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

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

之為人卓茂字子康劉寬字文饒褊心者或不之信褊補余與高

子游處四十年處昌呂翻未嘗見其喜愠之色愠於問翻乃知

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

能出口呐如悅翻又奴劣翻呐呐言緩也管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

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

然及司徒得舉起於織微詔指臨責司徒聲嘶股栗

殆不能言嘶先齊翻聲破曰嘶宗欽已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

高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人

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事見一百二十五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為于

偽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方用事威振四海嘗召

百官於都坐魏有都坐大官魏之都坐猶唐之朝堂也或曰都坐尚書都主即唐之政事堂

坐祖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

觀之汲長孺可以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言以高允

觀之則汲黯可以臥見衛青與之抗禮未為過也此汲黯字長孺抗禮事見十九卷漢武帝元朔五年此

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易以吾既失之於

心崔又漏之於外發之於言則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是漏之於外

於鮑叔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致慟蓋感其知已之深乙丑魏

東平成王陸侯卒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為安

陸王帝不欲權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書置

高允  
所及非也

武帝

十一

尚書掌銓選以其權重江左謂之大尚書其位任與諸曹殊絕也今置二人以分其權

以都官尚書謝莊度支尚書吳郡顧覲之為之漢置六曹

尚書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魏晉省宋復置隋改都官為刑部尚書改度支為民部尚書唐避太宗諱改民部為戶部度徒又省五兵尚書曹魏置五兵尚書隋改曰兵部

尚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上之所選簡為選時之所屬為望散悉

實翻騎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散悉用人漸輕

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名士臨海太守孔覲司徒長

史王彧為之彧於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

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

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言選部貴

江安懿度  
于景文

樂安宣穆  
公蔡興宗

重與前時無以異也選部須稍翻復扶又翻覲琳之之孫孔琳之事桓玄不務迎合諫其

廢錢用穀彧謚之兄孫興宗廓之子也王謚識武帝於龍潛蔡廓

以方直著於宋初

裴子野論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書臯陶曰

曰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周禮始於學校按戶論之州里

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六事周之六卿也其在漢家州

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掾以三公參其得失

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眾閱更故能官

得其才鮮有敗事鮮息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弘大

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况今

武帝

三

羣俄折乎一面

行下孟翻下戒行同折之

也。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一司謂選部于是囂風

遂行不可抑止。囂風謂喧干進務得兼加諂賣。易

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賣無復廉耻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

敗。左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復扶又翻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

尚書古之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堯典

納言也章百姓孔注曰百姓百官平和章明况後之官人

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謂吏部置不能反之於周

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莊子曰徂公賦菜曰朝三而暮四衆徂皆怒曰然則

朝四而暮三衆徂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

丙申魏主叟于松山庚午如河西南彭城民高闈

晉氏南渡僑立南彭城郡於晉陵界閤視遮翻沙門曇標以妖妄相麻。曇徒

妖於遙翻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闈為帝事覺甲

辰皆伏誅歿者數十人於是下詔沙汰諸沙門設諸

科禁嚴其誅坐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行下孟翻而諸

尼多出入宮掖此制竟不能行中書令王僧達幼聰

警能文而跌蕩不拘。跌徒結翻蕩徒浪翻不帝初踐

阼擢為僕射居顏劉之右。顏竣劉延孫自負才地。謂

門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快

快於累啓求出上不悅由是稍稍下遷五

僧亂

富貴畏途  
速化者必  
死

武帝

官也

從

三

再被彈削僧達既恥且怨所上表奏辭

旨抑揚又好非議朝政

上時掌翻好呼到翻朝直遙翻

上已積憤怒

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僧達令昇弃之

路

后兄慶之嘗為王氏門下驥故僧達麾其子昇音余又羊茹翻對舉也孔光屈身於董賢以保其祿位人以為諂王僧達抗意於路瓊之以殺其身人以為躁遠小人不惡而嚴君子蓋必有道也太后大

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閣反上因誣僧達與閣

通謀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賜歿

片僧達可誣之至死頭刑矣

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

子違之則為小人

稱人證翻

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

傳說去板築為股相

太公屠牛于朝歌釣于渭濱周文王迎以為師傳說築于

傅巖之野殷高宗求以為相說於悅翻相息亮翻

明駁幽仄

書曰明明揚側陋駁與揚

同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

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

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

詳見八十

一卷晉武帝太康五年

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

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

都正謂諸州中正也

因此相沿遂為

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

庶之科較然有辨矣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

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還齊

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

華榮也輝也故榮貴之族

武帝

定

宗其子弟謂之華胄素白也質自晉以來

其流稍改艸澤之士猶顯清途降及季年專限閥

閱史記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閥又自是三公之

子傲九棘之家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

位焉後世直謂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散悉直翻

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

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其生自寒宗猶將覆折

折而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宐哉重直

九月乙巳魏主還平城白河丙寅魏大赦冬十

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

還太尉尉眷曰今動大眾以威北狄去都不遠而車

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尉尉下紆勿將士雖寒不

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于車嶮山車嶮山北史作

形志秀容郡敷城積射將軍殷孝祖築兩城於清

水之東文帝元嘉九年置積射疆弩等魏鎮西將軍

封敕文攻之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拒破之孝

祖羨之曾孫也殷羨殷上遣虎賁主龐孟蚪救清口

虎賁主主虎賁士賁音奔考異曰宋顏師伯傳云

魏遣清水公捨賁救文寇清口世祖遣孟蚪及殷孝

祖赴討魏本紀孝祖修兩城於青冀二州刺史顏師

參軍苟思達助之敗魏兵於沙溝按此清

司空參軍卜天生將兵會傅乾愛及中兵參軍江方  
與共擊魏兵屢破之江方與蓋司空中兵斬魏將窟  
瓌公等數人窟苦骨翻十一月魏征西將軍皮豹子  
等將三萬騎助封敕文寇青州顏師伯禦之輔國將  
軍焦度刺豹子墜馬獲其鎧稍具裝手殺數十人度  
本南安氏也刺七亦翻鎧苦魏主自將騎十萬車  
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

口乃濟水與汶水合之口水經濟水東北  
縣西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戴  
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注云中川水與宿溪水合而北  
流逕盧縣故城東又北流入師伯竣之族兄也上遣  
濟俗謂之沙溝水敗補邁翻

遠遁其別部烏朱駕頽等帥數千落降于魏騎可寄  
翻兩音  
亮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魏主刻石紀功而還  
還從  
宣翻  
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  
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御史臺謂  
之南臺晉  
初置中書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令舍人  
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又掌詔命是歲三典  
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  
上親覽朝政朝直  
遙翻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  
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  
未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

處分處昌呂翻分扶  
問翻下定分同上皆與法興尚之參



陶凡參決機  
皆謂之參懷

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

顧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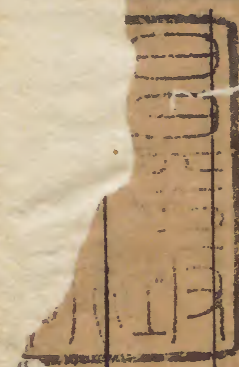
臣

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  
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覲  
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  
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徽諫曰劉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  
宜少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  
毀其高節邪覲音冀覲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分扶問翻非智力  
可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僥堅徒虧雅道無關得喪喪息浪翻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

論以釋之

原南史  
作愿



文政成園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